

徐小斌的创作不同凡响

——评徐小斌经典书系

□胡平

今年是徐小斌文学创作40周年,在这个时刻,作家出版社郑重推出“徐小斌经典书系”全套14卷,令人深感欣慰。它们每一卷都凝聚有这位当代重要女作家的心血和追求,集合起来,更能够全面展示徐小斌在不同时期的探索,以及于不同领域的建树,帮助人们完整认识一个真实的徐小斌,功莫大焉。

我以为徐小斌是个传说中的才女、奇女,天生的作家。书案摆在这里,证明数十年她发表的几乎每部作品都经住了时光的检验,即使前期作品拿到今日重新发表也毫不逊色,这样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很多,正是天生作家的标识。

徐小斌非常聪明,敏感,自尊心强,艺术气质丰富。童年时期,由于弟弟在家里得宠,备受冷落,内向性格下生成鲜明的性别观念和个体意识,精神性诉求强烈,早决定了她容易走上写作道路且路径独特。那一代人主要出集体主义作家,作品也主要由于宣泄集体情绪获得轰动效应,但小斌的个性特质决定了她更接近“私人化”写作,反而更靠近纯文学。她在题为《往事琐忆》的散文中回忆,十六岁下乡前,母亲郑重地带她去买衣服,她眼睛盯着宽条绒,手却只能怯怯地指向廉价的衣物。《母亲已乘黄鹤去》中写到,她成为兵团职工后,每月除饭费外将工资全部寄回家里,盖因母亲过去老数叨说养了她这么大,她一心要把欠母亲的都还清。这些文字帮助我们理解到她曾经面对世界的恐惧,意欲逃离世界的冲动,加之并不能对人诉说,只有通过文字向世界倾诉,她不成作家,谁成为作家?

她也是一位天生具有艺术气质的作者,对世界的感觉里充满画面和幻象。小时候她用石笔一画就是一整天,可以在一株向日葵看到一个戴草帽男人阴险的窥视,但这些都对她外界留下的真切印象。她很不敢向大人说出她看到的一切,假若有一天说出来,“所有的大人都会被吓坏了”。由此可见,想学习徐小斌成为作家的人,不一定容易学到手。

画家眼中的世界与作家有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小斌的写作是作家兼画家的写作,从前期始,文体中的形象与意象量便比常见作品丰富,美感充沛,故此获得长久魅力。她同时也是剧作家,早年电影剧本《弧光》,现在读来仍然沁人心扉,画面感极强,通篇似荡漾波动的涟漪,足以激动导演。它改编自作者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与小说比照阅读,在相似与不似之间,异趣横生,多来自画面的变化,令人生出感喟。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为徐小斌的成名作,叙写一个女精神病人因违反传统思维模式、超越常规而与现实格格不入,被他人视为异类。作品表现出作者明显的现代派倾向,顿使小斌在文坛异军突起,而这种倾向完全出自天然。小说充满神秘氛围,表达出强烈的精神囚禁和精神逃离欲望,源自作者比普通人更接近神秘,总企图越过尘封的世界,倾听来自冥冥上天的声音,重新发现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感,感受生命中那种淡泊、清透而深沉的力量和精神,寻找到生命形式的原始形式和终极意义。这些都发生在作者的心理真实之中,不是摹仿出来的。我们很难相信的是,在当年大同小异的东北知青们中,能够诞生这样一位文学家。她很难在那个时期显露头角,却还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她是过去时代的另类,却是新时代的宠儿,她与她的同类作家,开辟了当代文学一片全新天地。

徐小斌也是女性写作的突出代表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女性形象得到最为复杂多样、毫发毕现的写照。《羽蛇》书写了一个家族里五代女性的生命史,羽一生都在寻求爱与被爱,永远缺乏安全感,也有女性既是受虐者又兼为施虐者,小说中人物至今仍可唤起最年轻一代读者的莫名共鸣。在《德龄公主》中,作者发现了一位最能够寄托自己性别理想的历史人物形象,倾注全力塑造,改编为电视剧后,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作为专注于自我表现的写作者,小斌从无丝毫媚俗意识,从不考虑文字之外的价值,但她的创作实践表明,女性主义写作天然不缺乏受众,其影响是深刻和悠久的。

徐小斌的敏感,配以她的精神洁癖,使她笔下许多生活角色,尤其是男性角色原形毕露,禁不住她扫过去的一眼。《海火》里那个在黑板上写下绝对公式的王教授即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龋牙,兴奋,讲课时常溅出些口水,很快变为窗外射入的一圈圈明亮光环里的金色粉尘,接着下雨似的沉落,使学生们眼里也净是一片金色尘埃。这类绝妙景象在作品里层出不穷,让人分外感到,在小斌这样的观察者面前,生活中一切虚伪、乡愿和欺骗都难以遁形。

徐小斌致力于不断变换语言方式与风格,其难度出乎想象,并非一般作家愿意尝试。将她的长篇小说《天鹅》和《羽蛇》相比较,即可看出,从叙事节奏到文本色彩都有显著的改观,保持的只是内在的均衡。为了适应题材,她经常向自己的写作习惯及定式挑战,其中艰辛外人难以理解,而效果总是容易体察。她是一位真正的献身于文字艺术的实践者。

徐小斌的创作生涯里处理过形形色色的题材,但从未随便介入生疏领域,每部作品皆有亲身经历,或拥有扎实的背景。如出自家庭体验的《弧光》《羽蛇》,出自大学经历的《海火》,出自影视圈见闻的《炼狱之花》等。对于出自特殊兴趣的选题,她则无不做出厚实的准备,如写作《敦煌遗梦》前,她不仅实地考察,更查阅大量藏传密宗。写作《德龄公主》前,花一年多时间收集资料。这使她成为一位声名始终受到自己爱惜,也受到大家尊重的作家。她感叹道,没想到四十年时间竟如此一眨眼就过去了,只要查一下她的时间都用在什么地方,就可明白,每部作品都是她的生命。人生苦短,对于作家而言,生命大都浓缩在书房。

值此经典书系问世之际,向徐小斌表示由衷的致敬!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我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养的那些蟑螂,为我埋下了写一部科幻小说的种子,尽管那时我完全无法预料,二十年后的自己,会把写小说当成糊口的营生。

我说的蟑螂可不是在学生公寓里“陪住”的“小强”,而是从亚马孙雨林里抓来的南美大蟑螂,每只都有婴儿手掌那么大,我把它们养在几只大鱼缸里,每天精心伺候。

1997年,我进入斯坦福大学工程院读研,师从于被誉为“仿生机器人之父”的Mark Cutkosky教授,我参加的课题小组在研发一种能在原始丛林里自由运动的昆虫机器人。我们长年累月观察那些南美大蟑螂,寻找运动规律,建立力学模型。为了迫使蟑螂在恶劣的环境中运动,我们把它们集中到同一个鱼缸里。非常有趣的是,拥挤的蟑螂竟也表现出某些类似人类的秉性,比如都喜欢往别人(蟑螂)头顶上爬,像是搭建金字塔;塔尖上是最身强力壮的,总能最早抢到食物。然而每当它们受到惊吓,比如来自日本的女博士冲它们尖叫,金字塔就会立刻崩溃,如果女博士叫个不停,另一个金字塔就渐渐形成,蟑螂都争先恐后地往缸底钻,试图用别人掩护自己,越是身强力壮的,藏得就越深,留在顶上的都是老弱病残。

这大概就是优胜劣汰,强大者获得更好的资源和更多的避险机会。自然界对“优劣”的定义,似乎和道义没什么关系。

同学们就此展开讨论:科技的发展,会不会也是人类的一种优胜劣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我们意识到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其实非常复杂。科技让存在身体缺陷的人也能生存和繁衍,这显然违背优胜劣汰的原则;但是科技让体格不佳却智力非凡的人获得

《复苏人》自序

□永城

更多利益和地位,因此获得更多繁衍的机会。有人总结说,这说明在科技发达的时代,身强体壮早已不代表人性的优秀。然而科技的发展又在破坏环境,日渐恶劣的环境首先威胁到体弱者的生存,如果空气太差或者水质被污染,头脑再聪明但免疫力不够强大的人也会首先被消灭。以上是针对个体而言,然而针对集体的讨论也没能让大家得出清晰的结论:科技让高度发达的群体(国家)更加发达,发达群体又把更适合科技发展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似乎符合进化论,然而如果发达群体邪恶起来,就会增加毁灭整个人类的可能,冷战时期的世界人民就曾生活在这种阴影里。

女博士一语中的:其实我们要讨论的,是科技到底将要吧人类带向何方?来自俄罗斯的同学是最乐观的,他坚信科技将使人类更强大,比如能够解决全人类的温饱问题,消除因为贫穷导致的人间悲剧,抵御一切自然灾害对人类的摧残,并且治愈任何疾病,让每个人都能活到一百五十岁。不久前刚刚生育过孩子的女博士立刻表示,她并不指望能长生不老,要是科技能代替女性孕育和生殖就好了。来自南美的同学持不同意见。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看法比较保守,他不相信富足和便利的生活能够拯救人类,不过科技对人类还是有益的,科技最终将使人类重新找回信仰,明白一切

都是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现代物理学对于基点和最大爆炸的研究正在证明这一点。

思想前卫的美国同学对此进行了调侃:科技最终会带所有人见上帝!温室效应、转基因食物、核战争……人类最好还是离科技远一点儿。

此话立刻遭到了我——曾经为了高考而认真复习过社会发展史的中国留学生——的反对。我认为,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并非是人选择了科技,而是科技选择了人。人类只是科技的执行者,是科技的奴隶。不管科技终将把人带向何方,那必是人类要去的地方,躲不开的。

那场辩论旷日持久,从厄尔尼诺肆虐的1997年冬天,一直到互联网泡沫大爆发的1999年夏天,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直到我取得硕士学位,急不可待地投身硅谷工程师大军,梦想着早日升职加薪加薪公司上市财务自由……当然是幻想。事实是,之后的很多年在职场里浮沉,从机器人工程师到商业调查师,再到小说作家,与科技行业渐行渐远,当年学过的公式和写过的论文都已不记得,却偏偏记得曾经看过的那些大蟑螂。我和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陷在事业名利人情圈子里,就像那缸里的蟑螂,挣扎着往顶上爬,或者拼了命地往底下藏。

人当然比蟑螂聪明得多,有情感,有情怀,也更狡猾。谁在支持谁,反对谁,准备联合谁,又要



文学四十年

□徐小斌

是不想搭车,我从小就是一个幻想自由飞翔的人。做知青时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挣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气,我们依然要做颗粒肥。那样的冰天雪地居然没有煤烧,为了活下去,我们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够烧一炉,夜晚,全排38个女孩围着那一炉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听我讲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因为不忍她们失望,只好强迫自己编故事,大约最早的叙事能力就是那样训练出来的。一个16岁的小女孩,曾经多次病倒住院,几乎死掉,但是在我的书中,除了一个大散文之外,从来就不曾涉及那段历史。我想如涉及就要真实,不要任何虚妄与美化。

三是深度写作。很多朋友对我说:“你的小说好读,但是难懂。”的确。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着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隐喻。如果一个小说只有故事,那么作家与记录员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层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读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内在的表述。我的书基本上是长销书,很少畅销。《羽蛇》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国内已经出十几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龄公主》相对来说比较畅销。这部小说的表层是个很好读的故事,但我的深层意愿却是要表现一个少女眼中行将没落的帝国。在后宫的锦绣繁华背后,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与共和制的争论贯穿始终。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路,但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海火》很少有人相信是在1987年写的,《敦煌遗梦》终于改编成电影,而我也并不看好这部小说的电影命运。

前两年孙郁教授在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我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是一个无评论家无媒体参加的“裸会”,全部参加者都是年轻的“80后”学人,他们对我小说的认知与评价令我意外并颇受鼓舞。后来北大读书会又给我开了个讨论会,都是“90后”,令我惊奇的是,数十年后的年轻人,似乎比我的长辈或者同辈朋友更喜欢我的小说,这对于一个爬格子的人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夫复何求?

我现在常常想起佛教的一个概念,“我执”与“无执”。

在社会游戏规则改变之后,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坚持纯粹的写作,唯一的动力就是“我执”了,也就是对文学的真爱,把文学当作信仰来爱。除了“我执”,还应“无执”。怎么讲?解释“我执”与“无执”这两个概念,恐怕不会有比女画家狄妃奥的故事更有说服力了。

现在已经鲜有人知出生于1930年的美国女画家简·狄妃奥(JayDeFeo)。她曾经集美丽、富有、才华于一身,却在29岁那年,自我封闭,画一幅《死亡玫瑰》,画了整整11年,画得爱人离异,朋友分手,期间曾获顶级策展人之邀参加万人期待的重要画展,却被她

以作品尚未完成而拒绝;11年后作品完成,上面的颜料堆积重达三千多磅,合一吨多重,由8个装卸工破窗而入,把这幅与其叫绘画不如叫雕塑的巨幅作品搬出,而这时,巴洛克时代已经变成了波普时代,此画成为摆在旧金山艺术教室中长期被泼洒咖啡、按炮烟头的废品,而那些由艺术家堆积的过于厚重的颜料,也随着时日一块块崩塌。对此,狄妃奥只是淡淡地说:人类会消亡,艺术也会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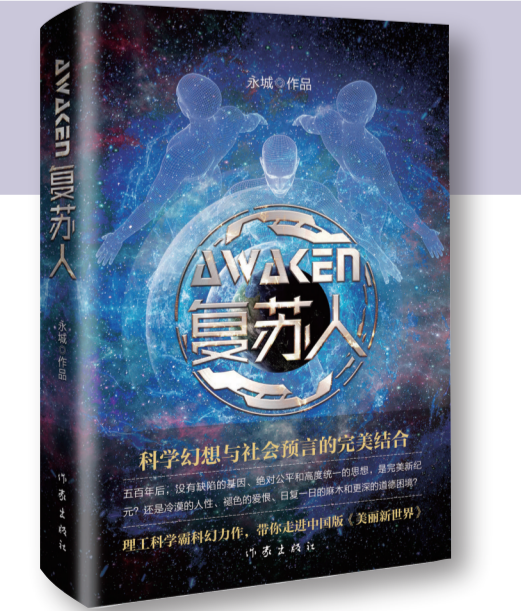
就这样,她精心建构的世界被忽略,被遗忘,被淹没,不是她的错,而是时代的变换。她并不关心大众的接受度与评价,更无意于去争锋邀宠,哭爹喊娘,歇斯底里,或者变成喋喋不休的祥林嫂或拦路告状的秦香莲,而是平静、沉默地接受现实,因了这平静与沉默,她的接受显得格外高贵。可谓“无执”。

在作客“凤凰名人面对面”时,当许戈辉问道:“你写得这么好,可是我之前不知道你”时,我对她讲了狄妃奥的故事。在“我执”与“无执”这一点上,我与这位女画家很是相通。在文字上,我会对自己非常严苛,每一部小说都是自我折磨充满疼痛的产品,我会深度迷恋,忘记身处世界,可谓“我执”;然而作品完成后,我精心建构的隐喻世界常常很难被识破,但我真的不大关心结果如何。可谓“无执”。

当我从深陷在写作的幻觉中蓦然醒来时,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当你全心投入到一桩事业中的时候,很可能会丢掉那个叫人生的东西……说实话,我也有痛苦、纠结、迷惘之时,也会觉得自己走得非常孤独,非常艰难,有时也会感到不公平。但是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当社会变了,而人依然保持他完整人格的时候,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代价就是不断丧失。但有时候丧失就是得到,世界就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世界如此之大,没有任何爱情与风景可以让我们长久地驻足,少年时我那个渴望飞翔,但是我的翅膀已经受伤了,终于懂得:人生不要圆满,留个缺口让能量传给他人是很美的一件事。上路,只是为了看到更多的人间奇景,把黑暗留给黑暗,把光明留给人类文明。

以女画家的故事收尾:90年代,当《死亡玫瑰》已经沉寂20年之久,画家也早已故去,纽约的一家著名美术馆终于以高价购买了这幅画——重量、规模、低彩度、向心形式,这一切成为画界独一无二概念,只有站立在画作面前,当阳光掠过,才能深感此画的神秘异人之美。艺术比生命更长久。最奇异的是狄妃奥生前做过一个异梦:她梦见自己死后转世投胎成为另一个人,她漫步在一座美术馆,看到那里正在展出她的《死亡玫瑰》,一个人,正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着她的画作,她走过去,轻轻地对那人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的画。”



口号隐藏了那些本能。科技只不过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而发明的工具,人类用科技带来便利,也用它制造灾难;用它进行施舍,也用它进行掠夺;用它救赎,也用它摧残和毁灭。

最近一年多,疫情在全球肆虐,带来无数的病痛折磨和生离死别,同时严重干扰了世界的运转和人类的生活。真实的灾难是如此离奇而魔幻,让许多科幻小说都相形见绌,为高度发达的文化和科技而骄傲的人类遭此迎头一棒,这才惊然发现,原来人类的科技在大自然面前还是那么微不足道,这世界上也还存在着那么多的愚昧和无知。

《复苏人》创作于疫情之前,故事虽然对未来五百年的人类社会做了大胆(甚至狂妄)的设想,但是并未预见到底疫的大流行。然而对于这部小说,我所期待的并不是使读者预见未来,而是审视当下,冷静地观察在此时此刻,人类对于自己的了解到底是不是冷静而客观。

(摘自《复苏人》,永城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

《复苏人》简介:

《复苏人》表面是一部科幻小说,实则荒诞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更多笔墨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演变,对当前世界政治和人类社会进行了剖析,对普世价值观进行了大胆探讨,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性哲理。《复苏人》可以类比为一部现代人类穿越到500年后的穿越小说,作者通过描写复苏人与未来社会的矛盾,揭示差异化在文明发展中的必要性,并借此肯定情感的力量,抨击对理性的绝对崇拜。《复苏人》整体文笔细腻,逻辑缜密,科幻意味适当,兼具现实意义,这些得益于作者对创作的坚持、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理工科专业基础。

推翻谁,这一切都用正义和正确作为包装,堂而皇之地压榨、讨伐、掠夺、杀戮。科技似乎并未真正改变这一切。

偶尔想起二十年前女博士提出的问题:科技将把人类带向何方?突然明白过来,我们把主语搞错了。其实该怎么问:人性将把人类带向何方?

带路的并不是科技,科技也并不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人类更不是科技的奴隶。人类的奴隶主只有一个:人的本能。即便是在今天,生活在都市里的人类还保有着几万年存生在原始森林里的老祖宗们的本能——追求生存和繁衍。只不过,我们聪明地用更伟大而神圣的